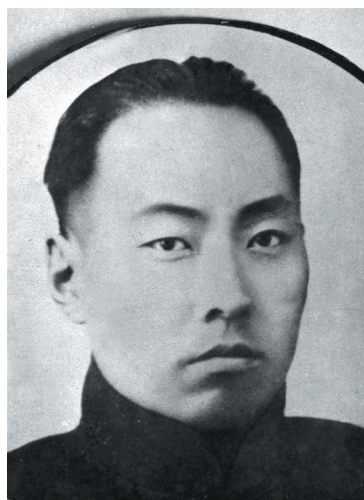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子洲在陕西省立“四师”



李子洲像(资料照片)

李子洲,1892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。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两年后入哲学系学习,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五四运动中,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,被推举为五四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,积极参与了“火烧赵家楼、痛打卖国贼”等革命活动。

1920年1月,为使全国了解陕西社会情形及黑暗状况,李子洲与旅京陕西学生创办了《秦钟》月刊。次年10月更名为《共进》。1922年10月又成立了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,他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,又是《共进》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。1929年2月,由于叛徒出卖,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,李子洲被捕入狱,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。

1923年,受李大钊委派,共产党员李子洲回陕西开展工作。1924年5月,李子洲出任位于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(以下简称“四师”)校长。在开学典礼上,李子洲发表讲话,表示自己“迁就此职”不“只为师资教育、个人职业”,而是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”“建设人类最科学最美丽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”。

上任后,李子洲确立了“发展青年身心、培育积极道德、注重科学教育、造就优良师资”的办学宗旨,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。李子洲从北大、北师大等处先后聘请共产党员王懋廷、王复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田伯荫、杨明轩、常汉山等人到“四师”任教,作为改革旧教育和培养新人才的依靠力量。这批教师团结在李子洲周围,积极组织制定新的教学大纲,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。

在李子洲的主持下,学校不仅引入了《社会科学概论》《社会进化史》等课程,还在国文、历史、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上引入有关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内容。凡路过绥德的共产党

员和知名人士,李子洲都把他们请到学校,给学生们作报告。学校图书馆阅览室购入《中国青年》《向导》《共进》《列宁传》等图书,杂志2000多本,供学生自由阅读。除授课外,李子洲还主持成立了图书杂志辅导委员会,给学生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,启发教育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。

在李子洲的指导下,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不久,“四师”成立了学生会,组织起进步团体共进社、陕北青年社,创办了进步刊物《陕北青年》。

李子洲率领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对群众的宣传、组织和动员工作。为锻炼学生演说和宣传工作的能力,李子洲等每周领导学生召开讲演竞赛会,自由选题。他还指导学生排演新剧,每月演出一次或两次,在学校大操场欢迎各界人士观摩。寒暑假,李子洲号召学生利用回乡时机,对家乡父老宣传新思想、新风尚、新精神。“五卅”惨案后,李子洲等人带领学生走上街头。他们散发传单,在街头发表演讲,声讨帝国

主义的罪行,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。李子洲等人在“四师”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支部,帮助其他学校建立中共党团组织,从中选派一批党团员进黄埔军校学习,还派一批党团员到陕北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,发展百余名官兵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。

随着革命形势蓬勃发展,“四师”声名远播,吸引了来自陕西及邻省的大批有志青年前来投考。为满足这些青年的求学愿望,李子洲将一年一度的招生制度改为春、秋两季招生,并号召“四师”学生利用寒暑假改造私塾,开办平民夜校。在他的主持下,学校老师还改编出一套适合平民教育的教材供夜校学生使用。

在李子洲的领导下,“四师”面貌焕然一新,迅速成为陕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。1926年6月,在“四师”成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委会,统一了陕北各地中共组织的领导。 □廖平均

人物春秋



清 陈枚《月曼清游图册·桐荫乞巧》

“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”(唐·林杰《乞巧》)牛郎织女传说,乞巧风俗,起源都很早。南朝梁宗怀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。是夕,人家妇女结缕缕,穿七孔针,或以金银钗石为针,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,有蟸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。”欢愉难得,强大的人民群众,把一个悲伤的故事,过成了喜庆的节日。

和元日、元宵、端午、中秋等传统节日一样,七夕也是诗词重镇,粗粗检索,就有几千首。如今最为人知的,当是秦观《鹊桥仙》: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最资深的,当属《古诗十九首》: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……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年年此夕,一读再读。这一夕的聚散悲欢、离合感慨,是千年未变的主题。

“七月七日长生殿,夜半无人私语时。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自从被白居易拈入《长恨歌》,七夕情事,又多一层悲欢色彩。纵使诗人百般敷衍,也一直有人不买账。《马嵬》同题诗,李商隐说:“此日六军同驻马,当时七夕笑牵牛。”袁枚说:“石壕村里夫妻别,泪比长生殿上多。”“既已误尽天下苍生,便不会被轻轻放过。白居易另一首《七夕》:“烟霄微月澹长空,银汉秋期万古同。几许欢情与离恨,年年并在此宵中。”却是读过就会忘的,因为说的都是大白话,大实话。流水一样,流过,就过去了。如同日月流过,天空无痕。

这一天,除了晚上围观牛女、瓜果设供、穿针乞巧,古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比如白天要曝衣。相传来源是汉武帝时期,太液池西有曝衣楼,“七月七日宫人出衣曝之”。大概是因为好容易过了连雨天,衣物发霉,赶紧趁天气晴好晒一下。这个风俗意外成就了《世说新语》中两则著名故事:“七月七日,北阮盛晒衣,皆纱罗锦绣。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。人或怪之,答曰:‘未能免俗,聊复尔耳。’”“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。人问其故,答曰:‘我晒书。’”从此“曝衣”“曝书”也成为七夕诗中常谈。如沈佺期“月皎宜穿线,风轻得曝衣”,如明初贝琼《辛亥七夕》五首其四:“东家西家争曝衣,我但曝书夸小儿。壁中蝌蚪古文字,犹有射天光陆离。”其实“俗”点儿有什么不好呢,俗了才热闹,才是人间烟火,盛世气象。

苏轼《菩萨蛮·七夕》“黄州朝天门上”二首,据

说与朝云有关。第一首“愿人无别离”,自是人间心愿。第二首“相逢虽草草,长共天难老”,代牛女立言。有人据此敷衍出两人很长的爱情故事,看看即可。人生在世,两情相悦,最是幽微曲折。不可以形迹论,不可以心迹求。连当事人都说不清楚,那些非当事人,如何说得。说多了都是谎。人间无聊,莫过于此。十几年后在惠州,坡翁曾作《朝云诗》,末两句“丹成逐我三山去,不作巫阳云雨仙”,可见二人心境,早已在男女之外。南宋丞相史浩有首《鹊桥仙·七夕》:“金乌玉兔,时当几望,只是光明相与。天孙河鼓事应同,又岂比、人间男女。精神契合,风云际会,不在一宵欢聚。乘槎曾得问星津,为我说、因缘如此。”大喇喇的实话,接近今天的自然常识。堂皇固然堂皇,就是没什么意思了。人间喜闻乐见的,还是儿女情长。

大苏另一首《鹊桥仙·七夕送陈令举》:“缙山仙子,高情云渺,不学痴牛驢女。凤箫声断月明中,举手谢、时人欲去。客槎曾犯,银河波浪,尚带天风海雨。相逢一醉是前缘,风雨散、飘然何处。”不逊于秦观那阙。七夕诗不写男女,却写朋友,也算是大苏笔下,万物供我随意驱使。上片用《列仙传》王子乔“七月七日待我于缙山之巅”,下片用张华《博物志》“某年某月,有客星犯牵牛宿”,均是神仙典故,寓对方飘逸超脱,“不知从何而来”,亦“不知往何而去”。片刻人间,虽聚不足喜,虽散不足悲。通篇仙气凛然。尤其“相逢一醉是前缘”,真是好。

人海鸟乌泱泱,世事苍苍茫茫。相逢既少,一醉难求;前缘不易,各自珍惜。 □廉萍

古诗词里的七夕：相逢一醉是前缘

钩沉

“脸炙人口”“智辅鳌拜”

从标题字面上讲,主语是云:“智辅鳌拜。”从标题引号上看,这显然是两处错误。

“脸炙人口”,确实没听过,开此眼界,是在某出版社出版的《听毛泽东讲史》一书中。该书在《聊斋志异》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的“听讲参考”中有云:《聊斋》中有唐人传奇式的记叙委曲,摹绘如生的篇什。“正是这些无所据,完全或基本上出自作者虚构的篇章,多为脸炙人口的名篇,也是足以代表《聊斋志异》的文学成就。”

是的,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名篇不少,但要“脸炙人口”,那就是秀色可餐,自然就少不得那些美女,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多具人性、和可亲的花妖狐鬼。是“风流秀曼”的莲香,是“细柳生姿的娇娜”,还是“弱态生娇、秋波流慧的青凤”?她们的花容月貌,自然是“脸炙人口”。袁枚诗有云:“佳句听人口上歌,有如绝色眼前过,明知与我全无分,不觉情深

唤奈何。”那些“绝色”女子,正是“脸炙人口”的主儿。

转而又想,这等严肃书籍的“听讲参考”,也不至于公开讲什么“脸炙人口”,大抵应是成语“炙炙人口”之误。凡肉细切为脍,烹炒为炙,炙炙美味,人所同爱,故也用于比喻诗文优美,为人所传诵。

还是该书,在谈及清朝康熙帝时,其《听讲参考》说道:康熙帝在“康熙六年(1666)亲政后,于八年暗侍侍卫索额图等智辅专擅朝政的鳌拜,夺回大权”。

读至此,令人愕然。在下孤陋寡闻,凡所读清朝正史野史从未见康熙智辅鳌拜之文字,莫非该书又有新发现,要推翻成案?

可看到其后紧接四字“夺回大权”,方知所夺者,是指鳌拜而言,除鳌拜后方夺回大权也。

鳌拜何许人也?其在顺治时任侍卫大臣,受命辅政,然此人乃专横

跋扈之徒,结党营私,日益骄横,滥杀大臣,尤其是康熙五年(1665),他胁迫康熙帝杀了大学士苏纳海,次年也就是十四岁的康熙帝亲政之当年,他又诬劾命大臣苏克萨哈怀奸蓄异,应寸磔而死,帝不允,鳌拜遂攘臂(捋衣袖)怒而上前强奏,至其被绞决,并诛其族属。

鳌拜非但横行,且欲杀害康熙帝,于是康熙八年,康熙帝暗结大臣索额图等人,智捕鳌拜(鳌拜后死于狱中)。可见这位政治上早熟天子之绝招。

问题是书中所述,鳌拜,气焰嚣张,不臣如此,难道康熙帝还要智辅,莫非要以天下付于鳌拜不成?非也,非也。“智辅”者,当为“智捕”也。

“脍”而误作“脸”,字形近义甚远,“捕”而误作“辅”,一“手”一“车”意不属。一字之差谬千里,为文慎重莫轻出。

□杨乾坤 语林指瑕

水墨故土欲成诗

己亥年中秋节前,有幸收到刘成章老师寄来的签名画册《画一画山河雁影》,随手打开,跌宕绚丽,笔精墨妙,不胜惊叹!

2015年5月10日至12日,三位陕北籍画家在西安曲江亮宝楼推出了“三页瓦”画展。三位画家分别是早有盛名、笔黑老辣屡出新意的国画人物画家耿建,陕西画坛后起之秀、恪守艺术真诚的许飞,曾获鲁迅文学奖、新近突入画界的散文大家刘成章。三位画家各有千秋,但有一个共同点:他们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,都是取材于陕北这块厚重的土地。因了三位画家同是陕北老乡,又深爱着同一片黄土地,“三页瓦”画展一拍即合。让大家惊奇的是,耿建、许飞两位画家在行内广为人知,散文大家刘成章先生何时成了画家?他所展出的40余幅画作新颖奇特、气势磅礴,又不同于传统国画的手法。

刘成章先生的散文,在自己的生活历程和游踪中取材,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;同时在表现上借鉴陕北民歌信天游的神韵,通过诗化的形式,进行简约而巧妙的构思,语言幽默,富有情趣。他的散文在国内独树一帜,几乎篇篇都是精心酿造的美文佳作。然而有谁知道,这

样一位散文大家,在散文创作的同时,却还是一位写意千秋的大画家。

故事还得从2011年说起。那年,已经74岁的刘成章先生与夫人在美国陪伴儿女,身处异国他乡,语言不通,常常思念故土,寂寞难耐,却又身不由己。除了养些花草草,他并没有荒废散文创作,时常有新作在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但他还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,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沟一梁,唱着信天游的放羊人时常走进他的梦中,然而,他遗憾自己的文字描绘不尽故土的山山水水。于是,他对家人说:“我下辈子学画画!”家人付之一笑。而下辈子在哪里呢?一日,他忽然想到,为什么要把一种夙愿交付给哄人骗己并不存在的轮回中呢?为什么不可以把下辈子想干的事情,从虚无缥缈中拽出来,拽到自己暮色半掩的手中?脑中灵光一闪,说干就干。于是他置笔、买墨、购宣纸,挽起袖子,真的干起来了。俗话说,三十不学艺,可是年过古稀的刘成章先生在没有美术基础,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,仅凭几十年来对国画研究的兴趣,居然跳过了专业画家的条条框框,心有所向,黄土高原的山山水水真的在他的画笔下鲜活灵动起来了。

作家韩小慧曾问大画家吴冠中,

何种情况下用画表达?何时又必须写文章?吴先生回答,用画面表达不够时,就用文字。而刘成章先生刚好相反,他觉得文字表达不够时,就作画。不可思议的是,专业画家需要采风写生,而刘成章先生依靠“灵感”画画。他说,文有文脉,画有画理,而经验里,文脉画理中更都共同闪烁着两个令人神迷的醒目篆字:灵感。其实,他的“灵感”源于70余年的积淀与阅历,源于他长期对生活的细致观察,源于深入思考的良好习惯,当然,也源于自信与勤奋。

他的画亦如他的散文一样充满了灵性。短短几年,刘成章先生的画登堂入室,连续在各大报刊发表,受到广泛好评。“三页瓦”画展上,共展出刘成章先生的精品40余幅,绝大部分画的是陕北风情的佳作。有专家说,他的画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意象。虽没有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,却出手不凡,画面以色彩的堆砌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……在他将潜伏在黄土高原的灵性绽放出来,有一种花盛自心的美丽。

刘成章先生在其散文作品已经行云流水时,并没有满足现状,74岁仍自学国画,且成就斐然。从他的画中我们看到了“水墨故土欲成诗,山河雁影画中来”,还看到了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自信与超越。 □雷煊

战胜新冠 关键一步

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新冠疫情最有效的方法

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宣传司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